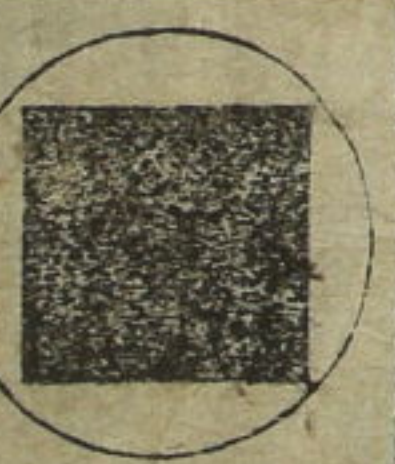


支那
撰述

石門文字禪

卷十九
之二十



16
1123
10



明和16
編卷 10
1123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九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贊

小字華嚴經贊 并序

蜂房於梁間以漆液固其蒂鵲巢於木末累百日而後成彼曾何知而經營之妙積累之功若習藝之神蓋其靈明廓徹不思議之力雖昧劣飛搖之中而具足成就弗差毫末況首出萬物應物而能言者乎昔有梵僧來自五天見晉宮闕崇麗歎曰是與初利夫

何異但彼道力所成而此直業力耳余竊笑之是安
知我此妙力出生太虛容受寰宇曾何天上人間樓
觀之足云哉道人栖公憫世迫隘就其所欲書大方
廣佛華嚴經於方冊中其輕妙可以一掌置開編
蠕如行蠶熟視之其橫斜曲直重交反仄曲盡其妙
不翅如壁窠大書觀者填門歎未曾有余欲稱贊是
無作之功乃說偈曰

我聞尊者龍勝師應供曾入娑竭海龍宮微塵妙章
句目所一瞥輒能誦流於五天及震旦爲熱惱中甘
露門唯道人棲出其後願力猛利思精特能於方策

紙墨間書此大經十萬偈誦於蝸舍巢庵中了然如
在龍宮見觀者種性有差別愛慕皆生殊異想更當
諦觀一塵中亦有無邊妙經卷昔有智人破此塵十
方世界一切說以名塵故非斷空而可破故非寔有
了此兩宗妙法門亦攝一切契經海譬如困臥俄頃
際夢中所歷更千載乃知一念圓古今真實際中法
如是一微塵妙不可測當知一一塵亦然譬如天帝
網明珠珠體瑩然俱照徹一珠具足諸網珠一一珠
中同徧入我今以此金剛句壞滅彼衆下劣想使悟
塵中含此經奚方冊中乃驚異咨爾山君河樹神各

各當憶本願力要當勇猛勤守護勿令邪念輒蠹侵
毗藍風吹須彌盧劫火焚燒大千界為攤此經一切
處使其涼曝各得所我此現前佛子等作是觀者名
正觀稽首十方調御師刹刹塵塵為作證

小字金剛經贊

并序

瓊上人以飽霜兔毫數莖束為筆其銳如麥芒臨紙
運肘快等風雨書金剛般若經於兼寸環輪中望之
團團如珠在薄霧間即而視之其行如人挽髮作煙
鬟自非思力精微何以臻此哉為之贊曰
昔有佛子根猛利能觀空性則是色欲顯空色不思

議仰空書此金剛句至今風雨被原野諸樵牧者集
其下乃知肉眼不能見譬如水中有鹽味唯道人瓊
思精竒能觀色性即是空視此纖管大如椽揮翰如
行九軌道故於兼寸環中備足廣大言說身世人可
見不可讀譬如嬰兒親崖蜜我於此經能證入初中
後善三法門忽然落筆如建瓴不復現行生倒想由
色空觀入諸境奏刀肯綮無全牛盡持此法施羣生
甚微細智願同證

臨川寶應寺塔光贊

維寶應寺律師寶覺大士慕寂修大殿之崇成妙天

下之壯麗有光夜現于塔萬眾為之作禮光雖不言而意傳蓋旌功德之殊異客疑余之言曰光不言則是光嘗言塔意傳則是塔有意寧有是理余曰佛以光為舌說華嚴之法門又以塔為耳聽法華之妙義所以明根塵之同源而情與無情之不二也嗟眾生之顛倒分色身之臭味苟返流而證真遺六用而俱棄非特塔光而已一切諸法皆如是故葵藿向日而回旋磁石與鍼而冥契空桑能孕賢聖山嶽解呼萬歲夫豈不然哉客曰塔廟之在震旦者不知其幾胡為皆無光見而此塔獨爾耶於是甘露滅笑曰譬月

之在天影落眾水水濁則月隱水澄則月現月故常明而以水之濁清故見不見爾吾以是知此邦民信心清淨所以致此奇瑞我作贊辭非止見聞隨喜又以為翰墨之遊戲也

東坡畫應身彌勒贊 并序

東坡居士游戲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飾萬像又為無聲之語致此大士於幅紙之間筆法奇古遂妙天下殆希世之珍瑞圖之寶相傳始作以寄少游卿上人得於少游之家二老流落萬里而妙觀逸想寄寓如此可以想見其為入余還自海外見於湘西

謹拜手稽首為之贊曰

唯老東坡秀氣如春游戲翰墨超雷翻雲偶寄逸想
幻此沙門了無一事荷囊如奔憨臆膾腹行若不聞
衆生狂迷以利欲昏如一器中鬧萬虻蚊吾未暇度
駝臥猿蹲傲倪一世隨處乾坤

出檀衣贊二首

古佛身上衣佛佛相付授慈母愛兒心鍼鍼自成就
是故吾雙峯自少至白首護惜如鏡奩一塵不敢受
何以出檀名此時無別慮如持油鉢行如躡獨木渡
永懷毗尼藏一旦成萬古紛紛五羣衆來觀亦頂禮

平時放逸心化作額間泚將見衣匣前泚流似江水
咨爾淮山神守護當奉職無使塵泥侵無使雲潤濕
諦觀不敢瞬心折三歎息

此出檀衣慈母授我不敢手搥矧敢覆臥五十餘年
儼臨清衆寒暑不易盡形受用師後當知商那和老
於母腹中披九枝草

傳衣閣贊

達磨信衣轉相傳付四傳至今今以付汝受授惟艱
命如懸絮法徧沙界此衣乃住想見峯前父子相語
唯僧行月以閣其處坐冷朱欄環達雲雨

栽松道者真身贊

生死變滅如漚在海無有處所浩然茫昧而此老人
游戲自在出死入生初無限礙譬如壯士脫袍著鎧
令鎧與袍儼然相對是故山中兩身俱在凡夫衆生
為眼所蓋為扶其膜使生光彩

定身巖贊

淮山深處容我卓錫樹下經行巖間冥寂六十餘年
脇不至席天子三詔掉頭不應知不可致南向加敬
山搖海驚天空地迥後代兒孫則反於是如乳中蟲
貪嗜世味我尋其迹為隕涕淚

五祖慈覺贊

龍湖山上霹靂馬駒潭畔門庭千聖莫能窺測十地
望崖震驚霜露果熟推出白蓮峯下芬馨不受聲名
控勒逸群勝氣英靈試問是何宗旨東山雲霞空青
海堂室中神穎汾陽直下雲仍

癩可贊

父伯固兄養直父超絕兄豪逸家世風流稱第一二
祖名三祖疾名是虛疾是實詩成舌頭翻霹靂

醉僧贊

我愛龍眠老居士筆端談笑了萬事君看一時拈破

筆畫作醉僧醒時意此是沙門絕妙門不妨隨處有
乾坤濛濛流涎枕臂臥破在疾雷殊不聞

石霜普照珂禪師贊

漆瞳照座骨相嶮巖橫拈塵拂寒擁雲衫五住名刹
道振湘南是誰之子親見雲庵

疎山仁禪師贊

古老衲住山多託物寓意既自游戲亦欲悟人如紫
胡之畜犬道吾之巫衣端笏獨雪峯歸宗西院皆握
木蛇故雪峯寄西院偈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
余元符間至疎山見仁禪師畫像亦握木蛇嘗有問

者曰和尚手中是什麼物答曰是曹家女因歎其孤
韻超拔能清涼熱惱為作贊曰

三支習氣其毒熾然熏蒸識心盤屈糾纏衆生不明
橫生疑怖忽然見之輒自驚仆空花世間本離生滅
廓然十方露其窘穴唯經師叔是大幻師與奪萬法
自在娛嬉乃知大千皆公戲具手中木蛇是曹家女

汾陽昭禪師真贊

維摩杜口釋迦饒舌動容顧瞻非默非說雖宣一字
不露點墨稽首汾陽千聖同轍

翠巖真禪師真贊

我方涇渭同流笑中軟頑滑頭爲君人境俱奪鬧裏
白拈巧偷如水洗承相樓打樓從來脫略無窠臼接
得南泉嗣趙州

慈明禪師真贊 并序

鍾山僧遠庵居五十年而二十年掬澗而飲長安窺
基三車隨行而一車酒哉逍遙羅什口析妙義而畜
靡慢之倩曰吾有欲障清涼澄觀已任大教而畏五
色糞且以十願律身是四比丘者舉人類精竒風流
相映何其制行乃爾相戾耶蓋知其所同者道所不
同者迹故其所履正權異救時存道皆非苟然使其

無權時之智則教之延遠要未可必也傳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非特爲教者爲然則傳大士其悲智所
施亦然也故吾慈明禪師汾陽昭之嗣黃龍南之師
南之玉立有清涼之風昭之精嚴挺鍾山之操而公
獨平等逆順嬉戲垢汚甚於基什而其道能支臨濟
與日月爭光真不纏凡聖超然不測人也自公化去
六十年而余始至其廬拜其塔瞻其像稽首爲之贊
曰

緣生諸法名體絕如空字身水魚迹是無相門緣寂
宗一切智智差別海公於是中如法船汎然出沒無

所畏使諸游者心泰定種種驚怖成虛空平生神兵
雙不借玄機不動萬象驚而公宴坐不言中諸有求
心如古井鈍根阿師終聽法味迷醉如惺惺矍然
奮迅爲一戲句裏明人揆出揆紫金鎖骨眠空山吁
嗟音容不可覲當知其聲如雷霆稽首慈明常出現

郴州乾明進和尚舍利贊

并序

余觀崇進和尚舍利於南嶽福嚴寺炷香臨盤以箸
點之隨箸而升如露之將零投于脆餅彷彿而行如
魚之在淵又觀其畫像方頤樞口神情靜深若不可
犯于者門弟子惠覺謂余言吾師衡陽伍氏子早依

南臺正悟然禪師落髮焉受具游方餘三十年所至
以荷衆稱福嚴長老保宗新其寺殿閣宏壯妙天下
師寔董其事郴州以乾明寺命師居之而弗演法或
問之曰我第與衲子作粥飯主人耳其敢荷此事而
天安直亮寡言笑道具余不置一錢牧衆以公攝物
以慈以故道俗歸之如雲退客香山元符三年五月
十二日順寂壽七十有七臘五十有五臨終謂衆曰
我卽死達旦便當火之以灰投江中勿稽留也魔事
將戲汝曹矣言訖而寂衆不忍留兩夕梵唄郡吏遽
至責以慢禮悉拘系其衆因相視驚異魔事之言有

徵也茶毗之日天地清明燼餘得舍利甚多觀者爭分之至漬汰所焚之地有得之者筠谿曰生有志行神化不亂可也火風壞滅殊異發生可也而一官吏至乃能前知豈偶然也哉乾明所養至此弟子又能事之如生久而不忘有古高僧之風爲之贊曰李廣射虎石爲之穿耿恭祝井涸爲之泉忠孝所致如響答焉公亦何爲飢食困眠人初莫測公豈自言戲爲火浴朽者明鮮舍利粲粲玉碎珠圓乃至所養蓋其云全天全之妙非麤不傳如春在花如意在絃啞啞橫目氣凌雲天死未及寒化爲腥膻矧投于火

不作腥膻安有萬手收此精堅維德之一壘所拳拳死生之大卒莫能遷公初設心唯此是專不祈人知人趨如川終必有驗理之固然我作贊詞豐碑以鐫

南嶽彌陀和尚贊

與之食則食與之衣則衣無衣衣木葉無食食土泥爲人汲樵牧僅存骨與皮其道不可致天子南向師出家有如子我亦著伽梨

宣律師贊

并序

余游總持寺基大師以宣律師像爲示刻有多聞天王太子上足玄暢唐咸通三年筆也基求贊贊曰

此毗尼藏三世完堅願主手封歎識具全死生之烈
不能變遷何以至之正知則然何人逸想以筆墨傳
跏趺俯視頽然深淵天神護持弟子敬虔我拜稽首
淚滴九泉法道陵夷障雲蓋纏乃於是時瞻此釋天

高禪師贊

歐陽之學師宗於世其徒喧闐攻我以喙童首儒林
氣索力屈公於是時粹然一出天縱之辯武庫縱橫
璜璣捍我如護目睛義如串肉理如析薪一時名譽
聳動縉紳世尊舉身毛孔俱笑如公語言筆下皆妙
六物不壞未易致詰豈其踐履明驗之力宗教之衰

河嶽山摧冠巾緇衲其寒如灰拂拭塵翳見冰雪容
拜起而喟涕落無從

雲庵和尚贊三首

并序

雲庵出黃龍之門為臨濟九世孫種性殊勝契悟廣
大指赤心莫辯如曹谿決擇教乘論如棗柏作為偈
句辭如寶公履踐明驗精如永嘉退居雲庵時已七
十餘幻滅都盡惠光渾圓可以想見其遺風餘烈門
人德洪謹拜手稽首為之贊曰

於自住境見與見緣如夢能所如蜜中邊惟具正眼
入此三昧如妙蓮華出緣生海祖師活意如來密機

成就衆生如鷓鴣飛使其自化不由他悟秀出叢林
 光于佛祖趨滅陝右誕生江南暗中五色天下雲庵
 槁容而毳衣殆不逾於中人而於祖道顛危之秋勃
 然而中興知我亦何幸自幼及壯出入其戶庭俯仰
 其藩籬而其道德之精華未能略窺其毫微譬如戴
 天履地於終日而其高明深厚所不能知惟聞孔子
 之歿一自年而生孟子釋迦之寂二千歲而有禪師
 拜手稽首堂堂乎三界之依者耶
 三玄銓量設選佛科邪師壞之付授外訛以陷虎機
 擊其頽波不動聲氣怖走天魔

潛庵源禪師真贊三首

十年積翠侍立學得眼橫鼻直平生氣壓叢林問著
 左科背聽一庵深藏靈靈舌從教萬象自分說百非
 四句無處蹲孤風照人衆星月

僧求潛庵贊

德臘俱難及一庵江寺隈敢稱少室後親見老南來
 鬢雪殘零盡心花爛熳開若言只這是九尾似黃能
 游龍山斷際院潛庵常居之有小僧乞贊戲書
 其上

趙州只有二個齒潛庵一個恐不趣雖然下下都咬

著鹹酸自分鹽醋味龍興古寺曾閉門斷際雲孫第
十世勸人莫信馬大師一口吸盡西江水

靈源清禪師贊五首

辯如玄沙有邊幅韻如睦州出風骨默然而說心自
昭八荒光明寄毛粟獨立南榮山嶽峻臨濟欲傾不
敢覆笑橫玉塵氣如春一堂嚴冷天魔哭
衲子無處摸索畫師筆筆畫著山僧醉眼難憑付與
衆人彈駁似則打殺靈源不似燈子燒却
魔外如驚濤大願真砥柱生與海衆同沒與海衆處
兀然引帶笑不言從教大地山河語

風度凝遠杳然靖深如春在花如意在琴雖甚昭著
莫可追尋蹶起臨濟如磁石針

披衣肯來奔百川而地喘袖手歸去碧一天而電收
閉門無個事兀坐青兩眸嚼月倒行前日今呼山入
坐上簾鉤

雲蓋智禪師贊

洞徹汪洋高明廣大如天蓋空如月出海宴坐一室
不動客來而使衲子望崖而退此其整臨濟頽綱之
大槩也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若邵平瓜甜而根蒂
苦羅生隱身而露衣帶欲得靈妙常令不暗復不昧

撰述

石門文字禪卷九

三

此余見之而必再拜也

雲蓋生日二月初七報慈僧持真求贊

平生脊骨生鐵鑄就關門理錮揜起兩手禪者見之
立不敢久問未及答已欲返走如老黃龍機鋒如
邵武堅瘦如雪峯之嶮如百丈之壽末後報慈寺中
笑中打箇筋斗試問是何宗旨代云合取狗口

黃龍草堂清禪師贊

黃覺晚子死心季弟住黃龍山為十二世青春無背
面空花有根蒂欲識晦堂背觸拳寒到黃河凍連底
香城瑛禪師贊

黃龍三關初豈拒人見者付思剝却法身祐公掉臂
直悅公追之絕塵維瑛寔兩公之後觀其滿腹精
神木牀足折續之以薪則三十年後當冷天下聞之
甚富見之甚貧也

龍城智公真贊

奉持毗尼瑤璧無玷研味般若金剛有焰有萬其眾
感以無心如象牙雷如磁石針住持此山垂二十白
殿閣化成兒孫戢戢高明廣大不可形容稽首寄老
後身寶公

石頭志庵主贊

支那

石門文字禪卷九

十四

自住石頭老無氣力一回上山一回氣急禪流相見
問宗風一日兩度鉢盂濕

華藥英禪師贊

以鐵作喙名無有雙老住回鷹道冠湘江神機之妙
如鐘在撞為功德林為精進幢不動聲氣天魔自降
懷我雲庵黃龍的嗣說法如雲縱橫放肆孰知此老
膽氣相似大法付授良亦在此是名關西克家之子

寶峯準禪師贊

洞庭無蓋虛空有口步水東山藏身北斗石門壁立
萬仞踞地一聲哮吼驚得四序回旋喝下須彌倒走

是謂湛堂老人不落威音之後

芙蓉楷禪師贊

望之儵然冰枯而天粹即之淵然雲開而水止意坐
石而情無住著故杖瘦藤而欲起人言即俗復即真
出塵之相加冠巾非因引法忤聖主我宗僧俗兩不
存五位正宗將仆地以手擊之閱人世屹然萬仞捍
狂瀾荷負大法當如是紛紛鄙夫拜公像譬如螻蟻
見龍象驚竟已化千微塵豈特形容先沮喪火力直
殺誰得之醉李故時魚捕師嶺梅已熟莫咬破核子
乞與寧馨兒

妙高仁禪師贊

春風入其肺肝秋色漱其毛骨名飛縉紳之間身臥雲泉之窟嶽頂鳳之真子僧中龍之的孫吹徹風前無孔笛露香和月落紛紛

道林枯木成禪師贊

揚廣山頭種性雷衝洞裏根苗法雲明暗體露道林知見香飄試問春風吹不起何如黃河凍凍底十分似九不欲全一身兩號只這是大千戲以一塵攝又譬此塵取空劫置於掌間剔笑鬪搥鼓升堂普請看

佛印與禪師贊

臨濟正宗有楊歧會化四十年叢林精彩唯端精神辯博無礙克肖其家瀉仰猶在後出舒勤骨面氣稟始自太平遂游智海如法中龍遊戲三昧與也其後斫額前輩要識當年栗棘蓬白藕火中香不改

瀉山軾禪師贊

天骨巖巖美髯玉頰冰雪在躬霹靂為舌軒昂萬僧衆星中月視其心曾山包海容大瀉小與振其家風叢林百世見者肅恭

報慈宣祕禪師贊

二百員衲子領袖三十年叢林耆舊所至樓閣森然

撰述
不月
撰述
自然眷屬成就諸方度脚買鞵報慈就身剪裁莫嫌
此老無巴鼻曾見西堂古佛來

臨平慧禪師贊二首

釘空露痕迹補雲留罅隙目機銖兩中思慮所不及
象主卓立回旋師子翻身跳躑眼光常蓋人夫對面
識與不識識則火外有熱不識則水中無濕劈破雲
門一字關個中乾燥如瓊液
因氣秋腴雪秀自樞口其骨臨濟其髓雪竇袖手儼
然不落滲漏一千龍象之冠七世雲門之後君看一
句當機笑中脫略窠臼

上藍忠禪師贊

一法能知一切法應機全不差毫髮如是知見如是
解於一切法中對待平生春梁硬如鐵衲僧尋思心
智絕城中一室冷如水篆煙滅盡灰如雪

雙峯演禪師贊

三關洞開無鎖荷汝自艱難起戰兢師過此關悉閒
暇掉臂徑趨呼不應如春消冰自渙釋如鯤化鴟誰
使令歸來笑搭出檀服依舊淮山千萬青

雲庵和尚舍利贊

并序

政和七年五月戊申法侶集于寂音堂佛鑑大師淨

因以小玉瓶跪注于盤，鎗然有聲，璀璨五色。謂余曰：此汝師舍利也。於是矍然再拜，悚觀。小大如米，豆，瑩明淨圓然，其色多如玉者。因嘗親見其火浴道俗觀者數千人，皆得之。哀慕之聲震山谷。後月餘，兒稚汰其灰，猶有舊者。自近世南州大士之化，其靈驗奇瑞彰大殊異。如雲庵者，以一二數嗚呼尚恐言之。將畢世護持，作隨身叢林，依歸老則求有道而能文者，銘之藏名山。使後世知臨濟九世之孫傑大偉奇如此，因之志可佳也。門人德洪謹再拜稽首為之贊曰：是身夢境，一塵垢分段苦業，所成就折旋俯仰，誰使

之皆汝一念顛倒想。若言此身非念，倫云何？想中可傳，令乃知妄想融通，趣如露如幻如雲影。念清淨則身光明，念雜想則身垢穢。君看火力初無情，聖凡偽真俱發。夢雲庵偏得老南道，粹然一出支。臨濟平生慈悲喜捨力，及樂說辯智慧光。大願所熏精進幢上契，佛祖超情見。至妙要非麤，不傳閤世狹劣示小者。稽首作贊，示同學千載叢林有耿光。

死心禪師舍利贊

并序

余不識禪師，靈源以為法門，畏友山谷以為禪林。奇秀以靈源山谷之慎許可，而詩詞禪偈相多如是，則

叢林未識未見者何敢疑哉雅尚座出舍利為示謹
為之贊以結他由法會歡喜之緣贊曰

地水火風動暖堅濕是中何從出此堅實蓋眾生心
引大法力化為光明圓粹五色稽首死心罵入老賊

寂音自贊四首

竄朱崖軍而生還遭黃茆瘴而復活陷於采石而不
死囚於并門而自脫夜行有披袖神光露臥醉壓糟
醇濁魔外熟視之無如之何佛祖不得已與之酬酢
兩眼入鬢頭髮鬆手中木蛇毒如藥

三玄綱宗壁立崔嵬攀緣路絕熱惱心灰如化鯤鵬

不借風雷蓋自化耳寧有法哉汾陽此秘寂音揭開
手提大千毫端往來

不似成背似其成觸隨汝顛倒直中有曲拋在言前
剔鶻崙擬議令渠總滅門平生活計無罅子真是汾

陽五世孫

隨緣放曠索爾虛閑未埋白骨且看青山

毛女贊 光序

毛女者秦始皇宮嬪也二世時逃入華山遂得道李
子圖之畫室請余為之贊贊曰

不嗅梨花而燃紫芝不穿雲袖而披解衣何以風神

洞如冰壺使人見之眼寒心折如麝有香以缶覆焉
透塵透風種性則然又如煙雨過孤山宅於荒寒中
微見春色圖之壁間是真過秦季子好德白髮日新

唐李侍中畫像贊

余觀李侍中秀骨開張英氣橫逸想見蔡州雪晚縛
吳元濟時公平元濟如舉捶逐鼠無難事唯不殺用
李祐韃靼見裴度使市不改肆如乃翁此公之所養
真足以卓絕有唐之名將矣嗚呼賢哉

解空居士贊

空若不解卽是斷空解若不空卽是法執是故居士

獨號解空窠臼不立凡聖豈存是誰宗旨臨濟仍雲

東坡居士贊

家孝友以爲鄉塾道德以爲基橫忠義之勁氣吐剛
方之談辭視閭浮其一漚而寄夢境於偃耳開曾次
之八荒而露幻影於蛾眉此其大凡也屬熙豐之勃
興追舜禹之有爲常一出而事悞則袖手悠然而去
之如鳳如麟而瑞冠一世非雷非霆而名震四夷造
禪販之中傷嗟妬忌之何知方其茹拳而微醉以翰
墨爲娛嬉則倒用祖師之印檄萬古而疾馳如河漢
之流無有窮極如煙雲之出無有定姿欲錄之以藏

則懼六丁之竊取要當以日月為字而天為碑可乎

山谷老人贊

蓋九州以醉眼而其氣如神藻萬物以妙語而應手
生春排黃龍之三關則凡聖之情不敢呵止堅寶覺
之一拳則背觸之意不立鮮陳世波雖怒而難移砥
柱之操詩名雖富而不救卓錫之貧情如維摩詰而
欠散花之天女心如赤頭瓊而著折角之幅巾豈平
章佛法之宰相乃檀越叢林之韻人也耶

華嚴居士贊

徧界難藏而應緣震且通身是眼而現形宰官繁如

景星矯如翔鸞販夫竈婦欣聞悅觀醫國法門筆端
三昧奮迅出入遊戲自在居然不容世議迫隘夢游
海南御風騎氣覺來浙東有口如耳且置是事聊觀
其一戲以稱性印印毛印海光生佛僧沮却魔外惟
我可與此道人遊乎大華嚴毗盧法界也

李道夫真贊

眼蓋九州韻高一世儼玉山富貴之豪洗士林寒乞
之氣挫萬化於筆端置八荒於曾次邁往不屑不可
犯干意輕邴吉情追謝安軒特秀發乃爾禿巾樵褐
婆娑步趨合在玉堂金鑾山澤不可窺測所以納垢

汗麒麟不可繫羈所以異犬羊正恐橫風月之笛披
雲錦之裳騎元氣之背而游無何有之鄉

蔡元中真贊

德以退爲進謙以後爲柄迹以暗而彰麝匿香而香
視夫子之曾次若螻蟻其侯王方曾繳而去之登千
仞而翱翔與夫蒼顏槁項論博南策未央者殆各夢
而同牀乎

王宏道舍人贊

翛然無累之神見此有道之器韻收一代之風流骨
含奕世之富貴節臨事而不奪貌甚威而常喜方其

少壯則酒闌說劍橫槊賦詩名動寒壘及其倦也則
浮沅湘上衡霍盡室行於山水至於醉心翰墨傾倒
肺懷則有王右轄吳武陵之風味馳至金城而忠款
乃著罷歸玉關而功名自至者皆非壯歲庸詎知此
老人獨不如是乎

同達道通判贊

韻出縉紳秀見眉鬚矯絳闕之風度宜玉堂之步趨
有人所盡有無人所當無而乃袖補袞之手而弄雲
泉以自娛也余安能探其歸宿獨覓於皮膚蓋神於
酌古僻於譽書求於古人則謝幼輿王子敬之徒歟

韓廉使奉御贊

幅巾樵衣杳然深靖坐巖石牀橫玉塵柄松聲度曲
笑作風聽是故有琴絃索不整人徒見其神和氣平
頽然委順至於垂紳正笏守法奉命則活人之色嚴
毅勁正特不受富貴所吞而有山林之韻究其心曾
山包海容表裏不隔八窓玲瓏蓋遊戲人間之出世
扶持洞上之宗風者也

毛季子贊

季子逸羣矯難控御迹寄黃塵名在紫府觀此風鑑
無以為喻但見其清却梅林之風秀等蘭叢之露妙

文章之吐鳳視功名其破金我欲醉袖之芻更盡凌
波之女使其他日歸道山渡弱水而驟風馭

曾逢原待制真贊

冠冕道德被服文武所臨有聲最宜荆楚果於去惡
發姦破枉為國金湯折衝尊俎廣平南海垂崖西蜀
如雪中春和而嚴肅名聞乳兒威被草木能作豐年
茂我百穀筆下煙雲曾次丘壑風流餘韻與世酬酢
至於談禪氣壓諸衲戲以法界玩于掌握補袞之線
調鼎之手笑而不言置之懷袖咨爾邦民再拜稽首
潭非久留歸相明后

夢蝶居士贊二首

俯看人世一漚起滅失脚來游夢人蟻穴前身後身
獨臨兩鏡左右見之不雜其影眉目秀發嫩木含春
風度凝遠霽月洗雲葉屋花房玉堂金字我視睨睨
渠方栩栩

余觀此老神光渾圓道骨粹剛唾零功名眼蓋侯王
何為鬚髮滄浪被此朝章平豈非如茅容殺雞毛義
捧檄但欲致慈母之一笑安知有佳客之在匆也所
以袖補天之妙手祕醫國之奇方獨遊戲於富貴如
蝶棲宿於花房占百年之閑適寄一夢於幽香千花

百卉金馬玉堂麗風白之醇醪徧雨露之恩光遙增
擊而栩栩亦何異一丘一壑之相羊耶

潘延之贊

毗盧無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為舌擊
大手以手為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
類孺子而值休明世舒主強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
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乎

邵子中贊

師黃叔度以壑太平之基追韓退之以策翰墨之勳
故語妙如其渾厚論高如其精神超然挺特華裾逸

羣富貴之氣已如透花之春色功名之志又如欲雨之層雲禿巾折角置之巖石亦不以爲屈長劔拄頤圖之凌煙亦不以爲伸蓋虛以閱世不可得而踈親也耶

李蓮使贊

風度凝遠和氣如春綠髮投道精敏絕倫名冠縉紳挺然忠義知國知兵如唐陸贄頃者天府奉使江南畫錦之榮父老聚觀頓節西州盜發江浙提師百萬蕩其窟穴凱旋而還口不言功但欲使民生於死中重臨南楚化行郡邑如春在花不見痕迹恢躁坦夷

易親難忘眎其曾次山包海藏且宿玉堂且在黃閣跬步可待昂霄聳壑長沙之民自懷其私龕此畫像飲食必祠

簡緣居士贊

言似簡緣公法身有比並不似簡緣公法身有少剩平生赤吉歷兩眼光迥迥拾得大士打門椎擊肘歸去叫不應開箇鋪席在街頭有藥只解醫禪病

瓦瓢贊

并序

南昌西山有異人年三百餘面有孺子之色多往來蒲城弋陽之間童稚呼以爲萬公宣和二年重九歿

於朝奉郎宣驥駿元之家以大甕二口合而葬之後
 圍十月弟子簡素先生用臨川隱者馬安道之語來
 發甕但餘瓦甕弊履而萬公不見蓋尸解也明年十
 月簡素客湘西之南臺寺追繹其師之懿行潛德出
 此瓢以相示戲為之贊

異哉此瓢脩吭姪身弗生瓜蔓生陶家輪我疑其中
 藏十洲春昔有列仙雜于市人屋簷懸之自旦及申
 輒入其中偃仰而臥而樓居者見之膽破遂從之游
 推擠莫可挽而同登相向而坐如四老人會商山果
 唯簡素公道貌天容豈其人歟出處略同道山巋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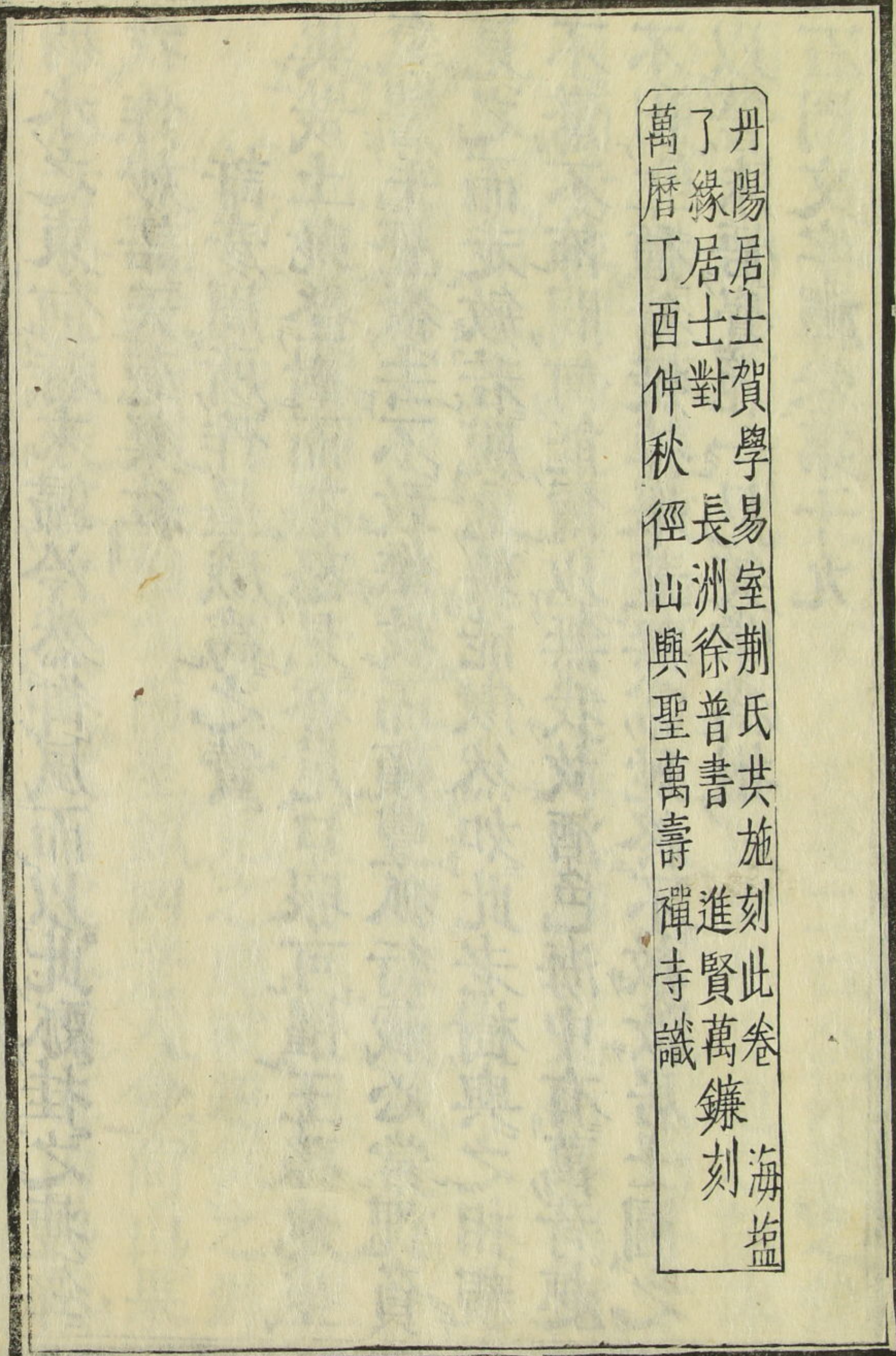
弱水之東何時來歸冷然御風而以此瓢挂之瘦節
 我作妙語天葩粲紅

許彥周所作墨戲為之贊

異哉土蛇登樹而怒怒見春尾口眼可懼王孫地坐
 氣鬻毛豎欲去不敢攀枝而顧豐狐行藏心常愧負
 見之而走敏若脫兔孰能傲然如此老樹與之相親
 不驚不怖問何能爾以無我故酒色海中有萬竒趣
 不出二種猜疑掉舉蓋無常蛇終不赦汝居士圖之
 以警未悟覺範一見笑掌為拊

石門文字禪卷第十九

丹陽居士賀學易室荆氏共施刻此卷
 了緣居士對長洲徐普書進賢萬鐮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銘

明白庵銘 并序

余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
 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
 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心知其
 戲然為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庵於臨川名曰明白
 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毗耶

坐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
誰瞋於是堤岸輒決又復滾滾多言然竟坐此得罪
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覓鬼
料理初心爲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
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
背覺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
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臥起
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乎于嘉

圓同庵銘

空印之庵圓何所同睨而視之同太虛空弗設戶牖
無南北東而庵中人來無所從廓然現前以道爲容
我此法界遇緣卽宗自受用境出生無窮使令服玩
地獄天堂各各無礙如空行風我非文殊齒豁頭童
以問法來罄折其躬而師應機如隨扣鐘聊觀此老
游戲神通不起于座瞬兩漆瞳以大千界置于鍼鋒
以香水海藏于睫中一切人天之與魚龍不覺不知
如盲如聾萬像懽呼聲摩蒼穹天魔外道以手擣曾
欲折困之面爲發紅如環輪上尋其始終於是雌伏
仰此法雄我雖衰退氣猶如虹未甘見刪終依禪叢

斯文之作蕩除執封當以理勝文則非工瀉山之陰
磐石可礪書以刻之昭示童蒙

覺庵銘 并序

道人聞公以四威儀為庵而以覺名之隨身叢林之
別名也余游此庵中微塵數劫適今始讀其號如人
靜坐忽見鼻端心知之而不可以語人名之所解又
如風中鼓橐雖有神禹之知莫能分別特相視一笑
而已銘曰

明暗色空成住壞即大寂滅究竟覺居以名庵是增
語而我銘之添注脚如湯消冰無別冰冰湯之相未

入全脫何如睡足百事懶軒納林光鳥聲樂當知今在
衡嶽中門外今無覺衡嶽道人撫掌笑軒渠注經不
必居牛角

如庵銘 并序

吾鄉日公謂余曰吾以經行坐臥為庵以分別塵勞
為如且求銘銘曰

日用現前隨眠煩惱去之即生如石下草蓋其妄覺
取舍顛倒小根怖之冰炭懷抱我以慧眼燕坐默觀
一切異相如珠走盤是時日公非內非外是非死生
合成一塊

朴庵銘

履長老禪而色貴白老禪有終白不受色道人游方
學至無學如役六用則思返朴有山可看有飯可飽
乃笑諸方何必百巧鑪煙未殘跣跌袖手雪窓無塵
鳥啼清晝

夢庵銘 并序

弛擔假寐入大槐之宮嘗王者樂覺來欠申炊未及
熟耳輟薪得鹿翳諸隍中俄而忘之意以為夢且行
且詠路人用其語而得鹿一以為虛一以為實此世
間之論也夢中無女色而欲成辦非實非虛此出世

間之論也衡嶽素公高行著叢林寄傲一庵而以夢
名銘曰

一境圓通而法成辦五根不行而意自幻晝思夜境
塵劫無間而睫開歛初不出眼知誰妙觀鏡于心宗
以世校夢乃將無同為魚泳波為蝶翔空在素曲肱
吉祥止躬即庵是夢問井得水即夢是庵緣飯識米
於一意地無能無一若見主人夢庵俱棄

癡庵銘 并序

衆生以貪嗔癡為三毒三毒之過能致生死諸佛以
戒定慧方便觀照而用治之余至龍山翊道人引余

撰述
卷之二十一
坐於明窓淨室之間曰此吾癡庵也翊頽然秀發論
議精到余不見其癡之相山雲朝升璧月夜挂倏然
無營余不見其癡之理禪者方以精嚴黠慧自矜機
辯逸羣勝物其肯甘為癡哉顧虎頭之癡於畫王述
之癡於不言率為世傳是好名之癡也上人泯泯與
衆臥起不知人間是非榮辱貴賤功利如三世諸佛
之白牯可謂之癡雖以自志然余以謂其未能絕對
余為之銘又可乎上人之癡不事於名則余之銘於
義未失銘曰
導師黠慧出三界癡於無癡中致衆生疑未若翊禪

淡然無為以癡為庵聊以戲之亦有癡侶論癡要訣
若見大智紅鱸片雪

懶庵銘 并序

放似狂靜似懶學者未得其真而先得其似山林雲
壑之人狂放一致靜懶同川然曾次涇渭笑時真率
瞭然得於眉睫之間融懶亦能負米瓚懶亦能拭涕
安懶亦能牧牛未能真懶也者南州仁公以勃窣為
精進以哆和為簡靜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為文
字禪然則結庵自藏而名以懶殆非苟然甘露滅為
作銘曰

惟融與安品坐客瓚於禪林中是謂三懶秀媚精進
辯慧擔板唯道人仁俱透此患水不洗水眼不見眼
以之名庵蓋亦泡幻鳥啼華笑日用成辦睡起密傳
露芽一盞

墮庵銘

心非言傳則無方便以言傳之又成瑕玷蓋言不言
俱名汚染飲光華笑智海簞卷非言不言驚如掣電
異哉曹山法幢特建以墮一字雪諸情見在聖非貴
在凡非賤雜之不藏著之難辨一乘骨驚十地竟戰
而解空子乃圓笑厲善刀藏之不露鋒燄不動聲氣

降伏魔怨

喧寂庵銘

并序

高安居士王詢溫甫和易寡欲靖專無營特刻意事
佛精嚴弗懈雖年運往矣而視聽聰明惟履無玷故
聲稱閭里雲庵道價值天下元豐間游金陵舒王施
第為寺以延叢林號內外護元祐初退休來歸說灑
於洞山九峯溫甫忘冠巾而師事之其法嗣佛照禪
師惠泉者與之交善自泉住上都名刹士大夫有稀
見之者而與溫甫日親法喜偈語酬唱不絕豈所謂
千里同風者乎政和七年秋結制對其所居名曰喧

寂余適以事至訪之溫甫方負暄閱經置卷坐語語
少而理多於是自媿羈官四方畏首尾思蟬蛻垢紛
縱浪間曠而不可得乃銘其庵而去銘曰

孰談無生唯老居士孰為聽徒團樂妻子以諸塵勞
而作佛事視其家風老龐是似名聞諸方流輩追崇
餘四十年一節保躬老則結屋置闌闌中即喧而寂
蓋將無同賢哉斯人不二於物寒寓于世莫知歸宿
我睨而視亦見彷彿出生太虛陶鑄魔佛

破塵庵銘 并序

道人堪師庵於水西南臺之下名曰破塵為之銘曰

取大經卷破此一塵何以破之智為斧斤塵非斷空
可破非有了然而知空亦不受異哉湘麓庵此老堪
視其庵名如車指南堪雖可即語默弗及如指自觸
如眼自覲

報慈庵銘 并序

武寧西峯逢上人年方妙而孝思度越流輩父母喪
則重于墳所且夕誦唄以時臨遂自名其庵曰報慈
嗚呼逢可謂知如來大師律我比丘之意經豈不曰
孝名為戒乎余謂其所為有補於名教乃為之銘曰
竹叢生謂之慈竹鳥返哺謂之慈鳥豈吾含齒而戴

髮乃彼烏竹之不如故有終天之痛心再折而情枯
蔣松楸以上雲雨就樹陰以縛屋廬營出世之冥福
生五濁之芙蓉知輪珠以行道明月皎其影孤念
此風之可尚聊以起精進而激懦夫

甘露滅齋銘 并序

政和四年春余還自海外過衡嶽謁方廣譽禪師館
于靈源閣之下因名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大請曉
其說余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於少林隱于皖
山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
度僧尼驗勘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大老厭名

迹之累而精一其道蓋如此余寔慕之乃爲之銘曰
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生
谷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如此我本超放憂患纏之
今知脫矣鬚髮伽黎安遁嵩少璨迤潛霍是故覺範
老于衡嶽山失孤峻玉忘無瑕當吟舌本吐青蓮華
明極齋銘 并序

太原王健伯強名臣惠公之子皇叔嘉王之婿方壯
年則能棄官學道閱首楞嚴經至餘塵尚諸學明極
卽如來歎曰此如來之訓而余之志也願以明極名
其齋而乞銘於余銘曰

有而尋求癡暗所困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徹
自覺成就如人目睛一塵不受開曉譬生明發寄根
歛睫譬死暗不能昏聖師真慈開此妙門睥睨不入
夫豈知恩楊然丈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晨燈夕香
勿使邪念蔽常寂光

夢蝶齋銘 并序

龍舒陳顯仁和粹而喜客慈祥而樂善宗族朋友皆
稱之余以怡然居士之齋為夢蝶而為之銘曰
浩蕩之春萬物發飾淮山花開麗其風白蛺蝶何為
栩栩自適朱門青鞍羣色基布富貴鼎來賓客鴛鴦

居士久申遽然而寤歲時獻壽舉杯怡然墮幘一醉
其樂也天紛紛萬緒成我日用睨而視之開曉之夢

明極堂銘 并序

道人法太少年追隨翰墨所與遊多一時顯人晚居
衡嶽一衲窮年垂涕捫虱猥衰坐睡守糞爐煨芋直
名其所居為明極取首楞嚴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
來義欲以道人坐進此道為之銘曰
見明之時此見明者緣明開達則見暗時此見暗者
不明自發見則常明寄根成就見豈明生暗能昏否
我觀明暗尚難掩藏豈生死門乃欲存亡惟道人太

以壁爲口，全機現前，不落滲漏。

昭昭堂銘

并序

虎城永上人游方晚館漳水上藍余適還太原見之
話臨川舊游累日不厭時方解王事縱望雲山神竟
若飛動而亦有落葉之興曰欲於崆峒之下作堂昭
昭名之而乞言於余爲之銘曰
維塵勞海是無明窟衆生以之生死出沒而此昭昭
首出萬物廓然十方寂湛徧周目雖可見而不可求
倩汝名之爲物之尤一堂收身丈尋之闊歛目大千
都寄毫末乃欲見見如鹿方渴大哉此法明白坦夷

昧者迷失知者得之故甘露滅爲作銘詩

要默堂銘

并序

南楚山水湘西爲甲湘西法席保寧爲甲余既幸館
于其中無別職事一堂宵然終日臥聽樓鐘而已則
又以今寂爲甲乃名其堂曰要默爲之銘曰
此無比法如難信珠雖曰得之非實非虛然而未說
豈有說乎虜中吾趾矢貫其膺卽烹汝父遺我杯羹
直中有曲冷爾當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定當作佛
普告來者而常不輕乃遭詬罵其珠圓徹內外俱定
自牖見子呼之聽瑩顧其糞除則肯受命自是而觀

則有綱宗以火觸火鍛凡聖銅縱使自返室使求通
面壁而坐理鈕而局要使求者鼻直眼橫是為大智
破滅無明提婆祖以無所嗜好祈神求信自貶其道
校此兩士則為顛倒湘西之麓古屋數椽臥聽樓鐘
餞吾華顛謂終不說夫豈真然

一麟室銘

并序

南臺禪師昭公住山之明年新其丈室而以一麟名
之使叢林想覓哲人之遺風餘韻也甘露滅其為銘
曰
麒麟之性不可繫羈非如犬羊可驅東西有大比丘

人類精奇在驅鳥中服勤祖師及其將化使之尋思
賞其神駿思則有辭衆角一麟遷其以之禪師昭公
來自大瀉分空印澄名譽日馳顧瞻山川憮然嗟咨
想其高風屋宇故基以麟名室非苟然為佳羽百鳥
宗教日衰庶異人出支此頽隳者閣倚天勝氣華滋
當磨雲根刻此銘詩

宜獨室銘

金沙僧道明勤道如智海事師如小朗機陪清衆於
宿德寮之後別開小室僅可容膝日晏寂其中昔偉
禪師在黃檗親老積翠其靜住政如此人問其故答

日聚語

藏六軒銘 并序

端首座從吾磊苴兄遊有年方埋光彩禪林而學者
 已相仍矣開軒於室之後乞名於余余為名曰藏六
 且以諷後學事虛名為實效者耳銘曰
 寡欲養心以直養氣抱其德全龜以蟬蛻情緣崢嶸
 欲大怒吠端方藏六攫搏無地學者闐門佇思擬議
 如大火聚不宿蚊蚋我觀此老非愚非慧人趨所爭
 師取其棄

俱清軒銘

曉雲滅盡羣山蒼然倚杖凝睇如開青蓮夜籟以寂
 繞除流泉曲肱而聽如鳴朱絃有大禪衲不礙見聞
 以雲門印印空成文對是淨境深炷爐熏人牛兩亡
 蓑笠具存

解空閣銘

以色礙眼鑿其雲山以聲聒耳惡禽間關有大開土
 倚欄微笑以眼聞色以耳觀鳥石屏玉立泉以珮鳴
 乃知解空不離色聲

宜獨巖銘 并序

余性喜笑傲不了人之愛憎比坐講衆人所鄙棄飯

餘曳杖山行路窮則反會意植杖莞然一笑響應山谷之西崦幽奇可愛有巖西向洞如側磬中有石礎僅容坐臥而附巖左右偏生脩竹余每至此終日忘歸既久因名其巖曰宜獨乃為之銘銘曰
 幽巖如磬側立山腹中有石牀砥平而綠我來忘歸臥聽風竹夫物得宜如眉映目幽居情閑乃名宜獨一頃之陂清飲兩鵠得其所哉此詩可錄

座右銘

行與邪分途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踈親此為朝市者言之肥家以忍順全交以簡恭好學如

不及求名如儻來此為山林者言之大丈夫當期出生死生死皆由心所造心滅生死乃壞心滅則髑髏是冰心生則爪皮是罪淵乎妙哉一念不生即入無垢三昧

延福寺鐘銘 并序

梁武帝假寶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救之寶公曰眾生定業不可即滅唯聞鐘聲其苦暫息耳武帝於是詔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停苦也宜豐李元與弟施延福院大鐘願資延母夫人周氏壽祺且雪夙障余以謂李氏知所施矣晉許遜白日僊去

天詔書曰赦汝不事先祖之罪佳汝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脫人於苦者也唐崔祐甫本貴且壽以任情殺戮囚繫不釋遂不壽囚繫殺戮置人於苦者也嗚呼壽固無象脫人之苦則增置人於苦則損夫鐘之功利博大昭著者也以之為施周氏之鼻滅壽延理有固然者矣因為銘曰

衆生大夢營黑業玲瓏擊鐘與開曉功德之大吾敢喋願移慈母離障結如聲度垣即超越孝哉伯仲俱勇決依仗佛力等痛切如取寓物執券牒願壽慈母春在頰如鐘常撞無盡竭政和甲午夏五月誰為銘

之甘露滅

童耄竹銘

并序

霜筠粉節貫四時而不凋者竹之性也然憐孝子之泣則為之冬茁憫忠臣之誓則為之倒植余聞心之精微不可以言傳而可以事著是二者非忠孝之著乎潛庵老人戲植獨竹於庵南之壁陰暮月而筍茁蓋老人以虚心集道以高節荷法所致亦精誠之驗也余以童耄名之又為之銘曰

渭川千畝潛庵一竿俯視盛衰凜然歲寒筍茁于夏解籜穎異頎然扶疎如老攜稚根豈終獨乃生橫枝

撰述
如其道茂，有子嗣之，高情不羣，安樂霜雪，風來有聲，是隨宜說。

魯公玉器銘

一乘馬，麥為法，忍饌我觀，是法縱橫，轉變皆即，一心靈妙，所現覺知，見聞一一成辦，色空明暗，一一如幻，設物譬道，古聖所羨，初無大小之與貴賤，是故此輪真淨所建。

李德茂家坐中賦諸銘

阮咸銘

有音奇逸，製為此器，以姓名之，蓋琴之裔，物趣幻假。

形因變遷，但餘至音，則無陳鮮。

琴銘

材出餘燼，桐生晚林，見之意消，矧聞其音，朱絃發越，夜堂秋深，如見古人，如得我心。

鏡室銘

種性清瑩，出塵風度，開扉見之，真常流注，妍者所欣，媿者所惡，勿使癡兒，呵出昏霧。

端硯銘

破韜玉之蒼石，出孕金之晴川，解碧谿之封裹，割紫雲之芳鮮，從連眉之僊子，供倒流之詞源。

歛硯銘二首 并序

東坡得唐林夫歛硯絕妙然其心甚隆坡惜之以向
林夫曰琢硯者欲磨平其隆百年之後用之方為妙
耳

外儼豐碩中含清堅而質常潤如舌有泉滑足金允
碧生霧曉平其微隆多年方妙
體切玉潤膚刷絲文書城之友歛豁之珍貌貴端重
德貴粹溫是故覺範於硯亦云

五老硯銘 并序

杜季楊奉使湘南過九江見廬山而愛之得拳石於

九嶷山之下類五老峯有劫其痕如硯季楊欣然置
几案間名之曰五老硯余觀之於南楚門舟中為之
銘曰

廬山五老寒翠倚天公嘗過之望見垂涎竭來幽夢
時歷其顛九嶷之下得石如拳二三君子聚首比肩
豈其遊戲分身則然下有劫處形如玉淵疑有神龍
風雷播撒以當吾硯刷其芳鮮醉中落筆粲然雲煙
我作銘詩擘窠為鐫袖歸中朝為好事傳

王裕之求硯銘為作此

吾聞大梁之東郭有硯臺焉而自然成劫淵挽九江

之水以為滴聚桐柏之色以為煙借溫江卓筆之峯
 以蘸其尖展青天以為紙書吾餞君之詩情與曠野
 以相連吾輩留滯南楚思上國而未得以還轅雖然
 會當與君握手州橋踏月以話湘川是時君必折蟾
 宮之桂我亦罾金紆紫揖讓于人主之前此言蓋理
 有固然非狂且顛也

詞

和陶淵明歸去來詞

歸去來兮是處有山皆可歸念纏綿其世故忽感悟
 而增悲精誠烟而未泯齒髮逝而莫追想比隣之驚

愕疑昔人而竟非逢斷橋而植杖涉淺瀨而搗衣轉
 犖确之深壑開機杼於尋微宿雨初霽山氣如犇紛
 然落葉滿我衡門少喜翰墨餘習尚存如撫無絃如
 持空樽有詩情以寄目無憂色之在顏皆遇緣而一
 戲則何適而不安顧風物之閑美忻幽鳥之關關揜
 殘書而意消偶斂目而深觀還諸緣以俱盡廓然獲
 其無還譬如人經故鄉情戀戀而盤桓歸去來兮請
 畢生於此游佳退藏於不言使來者之自求如薪竭
 則火滅知愛盡而無憂雖鯤鵬之小猶聽其自化則
 此道其可以告於朋儔笑我閱世如川行舟少折困

於憂患老安樂其林丘嗟學者之畏影蓋餘波之未
流苟就陰則影滅妄自釋而心休已矣乎吾吐斯言
非其時聞者聽瑩皆違留以鍼投水今無之古人不
可見來哲亦難期省雜念之妨道如良苗之日耨當
閉關而觀壁盍捐書而止詩不取於人而自信如子
得毋復何疑

瀉山空印禪師易本際庵為甘露滅以書招予

歸隱復賦歸去來詞

歸去來兮瀉山有人呼我歸碧暮雲之凝合空夜鶴
之怨悲省一念之有差雖百悔其何追探蟻穴之意

適俄夢覺而知非幸牛羊之弗踐有墜露之濡衣恨
無前知之明及未著而知微緬懷萬峯如躡如犇而
煙霏開窈窕其門東庵西井古迹猶存俯拾枯松旋
安茶樽竝兩山之寒翠者萬仞之潺顏想錘鋏之寂
子對牧牛之懶安妙機鋒之雖觸無生死之相關挹
前輩之宏規揆今事而默觀唯空印之中興取高風
而追還耽終力之弗寐心欲絕而桓桓歸去來兮永
結無情之游蓋大欲之已去復於世而何求笑朝三
而莫四紛衆狙之喜憂愛芙蓉之倚天勢獨立而無
疇昔尚反顧今則覆舟弓精盡於九年履考祥於一

丘卷正宗而懷之悲末學之橫流如韓信之已死而其心豈真休已矣乎為山吾歸今其時如魚縱壑不可留今而不歸欲何之行以到為是食以飽為期雖靈根之深密護空慧以培籽聽耆年之夜語誦諸衲之清詩知沙纒之非飯情斷意訖復何疑

賦

王舍人宏道家中蓄花光所作墨梅甚妙戲為之賦

水蒼茫而春暗村窈窕而煙暮忽微霰之濺衣驚一枝之當路帶團紅膏之蠟色染薔薇之露柔風飄其

徐來暗香滅而復著待黃昏之雪消看東南之月吐何嬋娟之殷勤獻清妍之風度方其開也如華清之出浴矯風神其轉顧蓋天質之自然宜鉛華之不御也及其落也如朝陽之奏曲學回雪而起舞乃僊風之體自輕非臭夷之藥能舉也怪老禪之遊戲幻此華於縑素疑分身之藏年每開卷而奇遇如行孤山之下如入朝川之塢念透塵之種性合無語之情緒豈君王寵我太甚致我不得僊去者耶

龍尾硯賦 并序

予所蓄龍尾硯比他硯最賢龔德莊從予乞曰此石

宜宿玉堂豈公所當有耶既以與之又戲為之賦其詞曰

柳子嘗有言曰硯之美者唯青石最賢而絳石次焉自絳青而下蓋亦不數而世亦無傳何溫然之子石出高要之晴川方其始造也祠中牢以勾祐犯驚湍之洄漩探萬仞之崖腹取勁石之堅圓裹碧草以徑出割紫雲之明鮮紫金縷於廊岸張鵠自於坳淵於是房以玉室而締以錦衣名以虛中而以居默字之適風櫺之春晝偶莫逆於書幃管城子左蒙茸而落帽燕客儼峩峩之豐頤愛知白之盡展其底蘊而看

君答煙霞之譚詞察古今於立頃而觀者若未始與聞而有知以其有是之德故君子見錄而不遺也蓋嘗習網而出鯉昭以佳瑞而生之涸於順山而鴿致浴於越池而水緇姿端重而有墨侯之封署微坳而作郎官之狀逸于闔青鐵之羣秀蟾蜍玉器之上又嘗汚盧攜之怒裾印太真之醉掌泮紫金於藥鼎鎗清聲於書幌殆其棄而弗用也猶贖餘骸於弟子瘞朽骨於草莽而狂生乃以鐵竊其名而市工仍以瓦肖其像由此硯之難致故紛認偽之欺誑也顧予此硯之清堅出於歛溪之涓水乃陋南荒之羸肝而竊

自比於龍尾勺數寸之秋光溫一片之和氣疑初得
於魯祠何朴美之如此從予游亦有年愛其忍垢之
類已嗟所值之不遭紛白眼之相視獨一龔之可人
輒傾蓋而見喜將提攜而去歸置玉堂之棊几稔亨
奮而逃窮脫怒罵之焚毀終未免腹洞於暮年而猶
勝支牀於壯歲子行勉矣予將觀子與管城輩耕於
無所不知之鄉而至豐年之義理也已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



丹陽居士賀學易室荆氏共施刻此卷
了緣居士對長洲徐普書江寧魏繼浩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